

朱子大全集

第四函
八冊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七十

雜著

讀呂氏詩託桑中篇

甲辰春

詩體不同固有鋪陳其事不加一詞而意自見者然必其事之
猶可言者若清人之詩是也至於桑中溱洧之篇則雅人莊士
有難言之者矣孔子之稱思無邪也以爲詩三百篇勸善懲惡
雖其要歸無不出於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約而盡者耳非以作
詩之人所思皆無邪也今必曰彼以無邪之思鋪陳淫亂之事
而閔惜懲創之意自見於言外則曷若曰彼雖以有邪之思作
之而我以無邪之思讀之則彼之自狀其醜者乃所以爲吾警
懼懲創之資耶而況曲爲訓說而求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得
之於我之易也巧爲辨數而歸其無邪於彼不若反而責之於

我之切也若夫雅也鄭也衛也求之諸篇固各有其目矣雅則大雅小雅若干篇是也鄭則鄭風若干篇是也衛則邶鄘衛風若干篇是也是則自衛反魯以來未之有改而風雅之篇說者又有正變之別焉至於桑中小序政散民流而不可止之文與樂記合則是詩之爲桑間又不爲無所據者今必曰三百篇皆雅而大小雅不獨爲雅鄭風不爲鄭邶鄘衛之風不爲衛桑中不爲桑間亡國之音則其篇帙混亂邪正錯綜非復孔子之舊矣夫二南正風房中之樂也鄉樂也二雅之正朝廷之樂也商周之外宗廟之樂也是或見於序義或出於傳記皆有可考至於變雅則固已無施於事而變風又特里巷之歌謠其領在樂官者以爲可以識時變觀上風而賢於四夷之樂耳今必曰三百篇者皆祭祀朝聘之所用則未知桑中漆洧之屬當以薦何

等之鬼神接何等之賓客耶蓋古者天子巡守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固不問其美惡而悉陳以觀也既已陳之固不問其美惡而悉存以訓也然其與先生雅頌之正篇帙不同施用亦異如前所陳則固不嫌於厖雜矣今於雅鄭之實察之既不詳於厖雜之名畏之又太甚顧乃引夫浮放之鄙詞而文以風刺之美說必欲強而置諸先王雅頌之列是乃反爲厖雜之甚而不自知也夫以胡部與鄭衛合奏猶曰不可而况強以桑中溱洧爲雅樂又欲合於鹿鳴文王清廟之什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乎其以二詩爲猶止於中聲者太史公所謂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其誤蓋亦如此然古樂旣亡無所考正則吾不敢必爲之說獨以其理與其詞推之有以知其必不然耳又以爲近於勸百諷一而止乎禮義則又信大序之過者夫

子虛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猶實有所謂諷也漢
廣知不可而不求大車有所畏而不敢則猶有所謂禮義之止
也若桑中溱洧則吾不知其何詞之諷而何禮義之止乎若曰
孔子嘗欲放鄭聲矣不當於此又收之以備六籍也此則曾南
豐於戰國策劉元城於三不足之論皆嘗言之又豈俟吾言而
後白也哉

大抵吾說之病不過得罪於桑間洧外之人而其力猶足以
完先生之樂彼說而善則二詩之幸甚矣抑其於溱洧而取
范氏之說則又似以放鄭聲者豈理之自然固有不可奪耶
因讀桑中之說而惜前論之不及竟又痛伯恭之不可作也
因書其後以爲使伯恭生而聞此雖未必遽以爲然亦當爲
我道然而一笑也嗚呼悲夫

讀唐志

歐陽子曰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不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耀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掩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

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孟軻氏沒聖學失傳天下之士背本趨末不求知道養德以充其內而汲汲乎徒以文章爲事業然在戰國之時若申商孫吳之術蘓張范蔡之辨列禦寇莊周荀況之言屈平之賦以至秦漢之間韓非李斯陸生賈傳董相史遷劉向班固下至嚴安徐樂之流猶皆先有其實而後託之於言唯其無本而不能一出於道是以君子猶或羞之及至宋玉相如下褒楊雄之徒則一以浮華爲尚而無實之可言矣雄之太元法言蓋亦長楊

校獵之流而粗變其音節初非實爲明道講學而作也東京以
降訖于隋唐數百年間愈下愈衰則其去道益遠而無實之文
亦無足論韓愈氏出始覺其陋慨然號於一世欲去陳言以追
詩書六藝之作而其弊精神糜歲月又有甚於前世諸人之所
爲者然猶幸其畧知不根無實之不足恃因是頗泝其源而適
有會焉於是原道諸篇始作而其言曰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
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其徒和之亦曰未有不滌
於道而能文者則亦庶幾其賢矣然今讀其書則其出於諂諛
戲豫放浪而無實者自不爲少若夫所原之道則亦徒能言其
大體而未見其有探討服行之効使其言之爲文者皆必由是
以出也故其論古人則又直以屈原孟軻馬遷相如楊雄爲一
等而猶不及於董賈其論當世之弊則但以詞不已出而遂有

神徂聖伏之嘆至於其徒之論亦但以剽掠僭竊爲文之病大振頽風教人自爲爲韓之功則其師生之間傳受之際蓋未免裂道與文以爲兩物而於其輕重緩急本末賓主之分又未免於倒懸而逆置之也自是以來又復衰歇數十百年而後歐陽子出其文之妙蓋已不愧於韓氏而其曰治出於一云者則自荀楊以下皆不能及而韓亦未有聞焉是則疑若幾於道矣然考其終身之言與其行事之實則恐其亦未免於韓氏之病也抑又嘗以其徒之說考之則誦其言者旣曰吾老將休付子斯文矣而又必曰我所謂文必與道俱其推尊之也旣曰今之韓愈矣而又必引夫文不在茲者以張其說由前之說則道之與文吾不知其果爲一耶爲二耶由後之說則文王孔子之文吾又不知其與韓歐之文果若是其班乎否也嗚呼學之不講久

矣習俗之謬其可勝言也哉吾讀唐書而有感因書其說以訂之

讀大紀

宇宙之間一理而已天得之而爲天地得之而爲地而凡生於天地之間者又各得之以爲性其張之爲三綱其紀之爲五常蓋皆此理之流行無所適而不在若其消息盈虛循環不已則自未始有物之前以至人消物盡之後終則復始始復有終又未嘗有頃刻之或停也儒者於此既有以得於心之本然矣則其內外精粗自不容有纖毫之間而其所以脩己治人垂世立教者亦不容其有纖毫造作輕重之私焉是以因其自然之理而成自然之功則有以參天地贊化育而幽明巨細無一物之遺也若夫釋氏則自其因地之初而與此理已背馳矣乃欲其

所見之不差所行之不繆則豈可得哉蓋其所以爲學之本心正爲惡此理之充塞無間而使已不得一席無理之地以自安厭此理之流行不息而使已不得一息無理之時以自擇也是以叛君親棄妻子入山林捐軀命以求其所謂空無寂滅之地而逃焉其量亦已隘而其勢亦已逆矣然以其立心之堅苦用力之精專亦有以大過人者故能卒如所欲而實有見焉但以其言行求之則其所見雖自以爲至玄極妙有不可以思慮言語到者而於吾之所謂窮天地亘古今本然不可易之實理則反瞢然其一無所覩也雖自以爲直指人心而實不識心雖自以爲見性成佛而實不識性是以殄滅彝倫墮於禽獸之域而猶不自知其有罪蓋其實見之差有以陷之非其心之不然而故欲爲是以惑世而罔人也至其爲說之窮然後乃有不合

法之論則似始有爲是遁詞以蓋前失之意然亦其棄彝之善有終不可得而殄滅者是以剪伐之餘而猶有此之僅存又以牽於實見之差是以有其意而無其理能言之而卒不能有以踐其言也凡釋氏之所以爲釋氏者始終本末不過如此蓋亦無足言矣然以其有空寂之說而不累於物欲也則世之所謂賢者好之矣以其有玄妙之說而不滯於形器也則世之所謂智者悅之矣以其有生死輪回之說而自謂可以不論於罪苦也則天下之傭奴鬻婢黥髡盜賊亦匍匐而歸之矣此其爲說所以張皇輝赫震耀千古而爲吾徒者方且蠢焉鞠躬屏氣爲之奔走服役之不暇也幸而一有間世之傑乃能不爲之屈而有聲罪致討之心焉然又不能究其實見之差而詆以爲幻見空說不能正之以天理全體之大而偏引交通生育之一說以

爲主則既不得其要領矣而徒欲以戎狄之醜號加之其於吾徒又未嘗教之以內脩自治之實而徒驕之以中華列聖之可以爲重則吾恐其不唯無以坐收摧陷廓清之功或乃往遺之禽而反爲吾黨之詬也嗚呼惜哉

讀兩陳諫議遺墨

天下有自然不易之公論而言之者或不免於有所避就故多失之若諸公熙寧日錄之辯是也嘗記頃年獲侍坐於故端殿上饒汪公縱言及於日錄熹因妄謂日錄固爲邪說然諸賢攻之亦未得其要領是以言者瀆而聽者疑用力多而見功寡也蓋嘗卽其書而考之則凡安石之所以惑亂神祖之聰明而變移其心術使不得遂其大有爲之志而反爲一世禍敗之原者其隱微深切皆聚此書而其詞鋒筆勢縱橫桿闔煒燁譎誑又

非安石之口不能言非安石之手不能書也以爲蔡卞撰造之言固無是理况其見諸行事深切著明者又以相爲表裏亦不待晚年懟筆有所增加而後爲可罪也然使當時用其垂絕之智舉而焚之則後來載筆之士於其帷幄之間深謀密計雖欲畢力搜訪極意形容勢必不能得之如此之悉而傳聞異詞虛實相半亦不能使人無溢惡之疑且如勿令上知之語世所共傳終以手筆不存故使陸佃得爲隱諱雖以元祐衆賢之力爭辯之苦而不能有以正也

此見陸佃俱答史院取問狀

何幸其徒自爲失計

出此重蹟以暴其惡於天下便當撫其肆情反理之實正其迷國誤朝之罪而直以安石爲誅首是乃所謂自然不易之公論不唯可以訂已往之謬而又足以開後來之惑奈何乃以畏避嫌疑之故反爲迂曲回互之言指爲撰造增加誣僞旁詆之書

而欲加刊削以滅其迹乎注公歎息深以愚言爲然今觀開樂

陳公遺帖了齋陳公表藁追憶前語自愧學之不進所知不能

有以甚異於往時又歎汪公之不可復見也爲之掩卷大息而

書其後抑又嘗怪了翁晚歲之論多出此帖之餘然其自訟改

過之書曾無一言以及此而獨謂龜山楊氏寔發其機

語見責沈其所

楊兄孫漸者即幾叟少卿後改名淵者也幾叟楊公之婿嘗以

楊公之語告翁曰更留那老子做甚底翁初亦駭其言幾叟復

爲反復申言之翁乃悔悟故其語曰余之自訟改

過賴其一言而漸於是時亦以所聞警余之謬云是則論者亦

頗疑之而以今考之此書之作寔在建中崇寧之間

書云吾友還請猶居

善地疑居袁州時也且其言猶以目錄爲蔡卞之所託而後了翁合浦

尊堯之書亦未直攻安石也至於人則初年而後四明之論始

作

進表雖在政和元年然公居明州實大觀初年也

則其推言所自獨歸功於楊氏而

不及開樂有不可誣者矣顧其後書雖謂天使安石自寫評悖

之心然猶有懟筆增加歸過神考之云則終未免於所謂有所
回互避就而失之者也又觀開樂此書之指所以罪狀安石者
至深切矣然考其事不過數條若曰改祖宗之法而行三代之
政也廢春秋而謂人主有北面之禮也學本出於刑名度數而
不足於性命道德也釋經與義多出先儒而旁引釋氏也是數
條者安石信無所逃其罪矣然其所以受病之源遺禍之本則
開樂之言有所未及而其所指以爲說者亦自不能使人無可
恨也今亦無論其他而姑以安石之素行與目錄之首章言之
則安石行已立朝之大節在當世爲如何而其始見神宗也直
以漢文帝唐太宗之不足法者爲言復以諸葛亮魏元成之不
足爲者自任此其志識之卓然又皆秦漢以來諸儒所未聞者
而豈一諸賢之所及哉然其爲人質雖清介而器本偏狹志

雖高遠而學實凡近其所論說蓋特見聞億度之近似耳顧乃挾以爲高足已自聖不復知以格物致知克己復禮爲事而勉求其所未至以增益其所不能是以其於天下之事每以躁率任意而失之於前又以狠復徇私而敗之於後此其所以爲受病之原而閑樂未之言也若其所以遺禍之本則自其得君之初而已有以中之使之悅其高駭其奇而意斯人之不可無矣及其任之以事而日聽其言則又有以信夫斯人之果不可無也於是爲之力拒羣言而一聽其所爲唯恐其一且去我而無與成吾事也及其訐謨既久漸涵透徹則遂心神會而與之爲一以至於能掣其柄而自操之則其運動弛張又已在我而彼之用舍去留不足爲吾重輕矣於是安石卒去而天下之政始盡出於宸衷了翁所謂萬幾獨運於元豐閑樂所謂屏棄金